

计数量词，是单纯计量动作频次的动量词。在现代汉语动量词系统中，单纯的计数量词有两个，一个是“次”，一个是“回”。这两个词异源合流，发展到现在，除语体色彩、地域色彩以及居状位时的组合功能稍有差异外^①，一般都可互换使用。“次”和“回”与动词的选择组合，既跟其本身的语义功能密切相关，也跟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密切联系。如果把它们置于动态语境中进行细致考察，则还须受句法和语用的制约和影响。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领域，还鲜有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本章拟对此做一专题探讨。由于“次”的使用更具通用性，因此，我们的讨论拟围绕“num + 次”与动词的组配进行。

本章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①动量词“次”的来源与发展；②“num + 次”对动词的语义选择；③“num + 次”与动词组合的句法和语用调控。

第一节 动量词“次”的来源与发展

一、动量词“次”的来源

“次”是现代汉语中能与动词形成最广泛搭配的通用动量词。关于动量词“次”的来源，前人已有过一些研究。最早就此问题作出阐述的是王力。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指出“称数的次字大约系从次序的意义演变而来”^②；稍后，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又提出“次”的动量用法“是由‘位次’义引申出来”^③的观点。“位次”义和“次序”义，尽管有一定差异，但二者的联系自不待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学者提出动量词“次”与其上古的“驻留”、“止歇”义相联系

① 据我们初步考察，“回”的口语色彩要高于“次”；另外“回”的地域性也比较强，如上海人几乎是不说“回”只说“次”。至于状语位置上的组合功能，“num + 回”也比“num + 次”要弱。

②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0页。

③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2页。

的观点。^①

其实，“次”的本然用法，当为形容词。《说文解字》对“次”的释义为“不前不精也。”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次”又衍生出多个义项和多种用法。下面所列为《汉语大词典》^②对“次”的释义，从中可以看出其语义的丰富性。

【1】叙事时后项对前项之称。《书·洪范》：“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九曰向用五福。”

【2】顺序，次序。《国语·周语中》有“吾曰‘子则贤矣。抑晋国之举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3】依次。南朝梁刘孝标《辩命论》：“相次殒落，宗祀无殒。”

【4】降一等。《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5】副，贰。参见“次车”、“次辂”。

【6】依次接替。《汉书·元后传》：“夙病，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涕泣曰‘将军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谭次将军矣。’”

【7】队列；行列。《左传·桓公十三年》：“及郟，乱次以济。”

【8】职位；地位。《荀子·君道》：“论德而定次。”

【9】即，就。《左传·襄公三十年》：“使次己位。”

【10】编次；编纂。《汉书·高帝纪下》：“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

【11】比并。《文选·张衡〈东京赋〉》：“次和树表，司铎授钲。”

【12】近旁；旁边。《史记·吕太后本纪》：“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13】间；际。《庄子·田子方》：“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14】至，及。《隋书·李密传》：“行次邯郸，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墙而遁。”

【15】在，当。晋桓玄《南游衡山诗序》：“岁次降娄夹钟之初，理櫂

① 向熹《简明汉语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②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4~1435页。

将游于衡岭。”

【16】谓军队驻扎。《易·师》：“左次，无咎。”

【17】留宿；停留。《楚辞·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18】宿处。《易·旅》：“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19】临时搭的帐幕。《左传·僖公九年》：“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

【20】古代管理市场官员的治事处，设在市场中。《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

【21】泛指所在之处。《国语·鲁语上》：“五刑三次。”

【22】古代都市里眺望的小楼。《周礼·地官·司市》：“上旌于思次以令市。”

【23】发饰。《周礼·天官·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

【24】我国古代将黄道带分成十二部分，各称之为次。《逸周书·月令解》：“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

【25】量词。表示事物重复出现的数量。唐张籍《祭退之》诗“三次论谏退，其志亦刚强。”

【26】姓。汉有次公明、次益。

对于“次序”义、“位次”义和“驻留”义，从客观上讲，它们与“次”的动量用法都是有一定关联的。然而，综合各方面情况来考察，我们认为，能作为动量词“次”的直接源头的，还是“位次”义。因为作为动作频次的计量单位，动量词“次”最根本的功能，就是确认单位动作的起讫点，赋予单位动作以一定的认知边界。在“次序”义、“位次”义和“驻留”义这几个义项中，“位次”义和“驻留”义都是符合此项要求的。因为所谓“位次”，是指黄道带上的十二个区域，每两个相邻区域间都是有明确的界限的，这样，天体每行进一个位次，就为这种行进过程确定了一个明确的认知边界。对于“停驻”义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行军途中的“停留”还是一般行进过程中的“停留”，相对于停留前的整个动作过程来说，也是可看作其认知边界的。这样，似乎“位次”义和“驻留”义都可作为动量词“次”的直接来源了。但是，从语料显示来看，我们认为，还是以“位次”义为宜。

在先秦至汉的文献中，表示天体行进义的动词跟表示“位次”义的“次”是常可构成“V + num + 次”格式的。例如：

①周天进一次，而与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历舍于十有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光舆。（《逸周书·周月解第五十一》）

②岁星岁行一次。（《史记·天官书》）

③岁，取岁星行一次。（《尔雅·释天》，郭璞注）

虽然，这里的“V + num + 次”一般被人们看作是动词带数量宾语，但其实我们也可把它看作是动量结构的雏形。不管怎样，“V + num + 次”结构长期反复的使用，对“次”演化为纯粹动量词“当是有促进作用的”。^①至于表示“停驻”义的“次”，则常以谓语中心的身份出现于句子，而未见其以“V + num + 次”形式出现。例如：

④师退，次于召陵。（《左传·僖公四年》）

⑤天子东游，次于雀梁。（《穆天子传》）

⑥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楚辞·九歌·湘君》）

可见，相对于“停驻”义，把“位次”义看作动量词“次”的直接来源，不仅具有理据性，而且更具有实证性。

二、动量词“次”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次”的发展

因为“次”的动量词用法由其“位次”义演化而来，因此，在早期阶段，动量词“次”都是用来称量表示天体行进义的动词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动量词“次”搭配的动词逐渐有了扩展。例如下边几例，⑦、⑧是表示人的言语动作的动词，⑨是表示动物身体动作的动词，⑩是表示人的抽象动作的动词。而且从“次”与数词 num 的搭配状况看，这里

① 王绍新《课余丛稿》，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的 num 并不限于“一”，而是有“多”、“数”等多种选择形式。

⑦伏覲谒帝承明，绪言多次，服矜遗老，曲赐湔濯，则殿下前是泽泽，匪复偏私，遂吴良延荐之恩。（《全陈文·卷九》）

⑧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次。（《全三国文·卷十二·魏十二》）

⑨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搜神后记·卷九》）

⑩刘道朔坐犯七次偷，依法测立，首尾二日而款。（《全陈文·卷十七》）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尽管动量词“次”在组合上已逐渐泛化，但其用例却很少，^①上述4例，已是穷尽《国学宝典》中魏晋南北朝文献所获得的全部语料。^②到了唐五代时期，动量词“次”的用例仍然较少。据王绍新的研究，在《祖堂集》、《全唐诗》、《敦煌变文集》这三部作品中，《祖堂集》中根本无动量词“次”的用例，《全唐诗》仅有1例，《敦煌变文集》只有几例，且这些语例“次”在句中都处于状语位置。^③例如：

⑪三次论争退，其志亦刚强。（张籍诗，《祭退之》）

⑫数次叫问，都没鹰挨，推筑再三，方始回答。（《敦煌变文集》）

⑬各盏待君下次勾，见了抽身便却回。（《敦煌变文集》）

可见，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尽管“次”已经演进为泛表一般动作次数的动量词，但它在使用频率上仍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

① 正因如此，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3页）中指出：此时动量词“次”刚产生，还不常见。

② 邵勤《汉语动量词认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43页。邵文另外还提供了一个例子，我们认为不宜列入。

③ 王绍新《课余丛稿》，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171页。

(二) 宋元时期“次”的发展

到了宋代,动量词“次”的使用有所发展。我们考察了《五灯会元》和《朱子语类》中“次”的使用,发现《五灯会元》中动量词“次”有3例,且均作状语:

⑭师又问“天不盖,地不载。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师经十七次问,牙只如此答。

⑮公曰“八次经过,常存此念,然未甚脱洒在。”

⑯黄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开花。

《朱子语类》中共34例,其中状位17例,补位8例,其余9例或以“每次”、“第一次”、“第二次”等非计量形式出现,或以动词省却的形式出现。^①状位语例“次”前的数词num取值自由,可以为“一”或“一”以上别的数词,其后修饰语VP可为单音节或双音节动词,也可为状中、动宾、连谓等动词性短语。如:

⑰书之句法义理,虽只是如此解说,但一次看,有一次见识。

⑱如子房为韩报秦,擢掇高祖入关,又项羽杀韩王成,又使高祖平项羽,两次报仇皆不自做。

⑲它欲入慈明室,数次欲揭帘入去,又休。

⑳只是杀贼一般,一次杀不退,只管杀,杀数次时,须被杀退了。

补位语例“次”前的num也取值自由,其述语VP大多为单音节或双音节动词,但也有1例为动宾短语。如:

㉑而今人多是闲时不吃紧理会,及到临事时,又不肯下心推究道理,只说且放过一次亦不妨。

㉒某在漳州,凡胥吏辈窠坐,有优轻处,重难处,尽与他摆换一次,优者移之重处,重者移之优处。

① 例如:币皮舆马之类,皆拜跪以献,退而又以物献其夫人,凡三四次方毕。

②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说。

可见，在宋代，动量词“次”不仅已广泛地与多种动词搭配，而且使用频率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总的说来，还谈不上高频率、大范围地使用。

动量词“次”的蓬勃发展，是从元代开始的。我们考察过《中华传世藏书》中的《全元曲》杂剧篇，发现这些文献中动量词“次”的使用已高达132例。其中，状位96例，补位24例，其余非计量式和动词省略却式12例。状位语例中“次”前的数词 num 均为1以上数字（包括定数和约数）；其后修饰语 VP 一般为动宾、状中、动补、兼语、连谓等动词性短语和双音节动词，没有发现单音节动词的用例。例如：

④与张良相约三遍，圯桥相会，我教训他为徒弟，不想此子二次来迟。

⑤为我累次要辞夫人回家去，他教我休便去了，遗赠紫香囊，故意留与小生为信物。

⑥他两个数次寻我的不是，则怕久后落在他勾中，你则是早些来救我。

⑦那大蝴蝶两次三番只在花丛上飞，不救那小蝴蝶，扬长飞去了。

⑧则他三个人狠心肠，做夫妻四年向上，五十次告官房。

补位语例中“次”前的数词 num 仍然取值自由，其后修饰语 VP 有14例为单音节或双音节动词，有10例为动宾短语。如：

⑨止为一匪妓，往复数次，虽鄙夫有所耻，况衣冠之士，岂不愧颜？

⑩师父，孤穷刘备，来两次不遇，今番是第三遭也。

⑪嘱咐他两次三番，休违限便索回还。

⑫老夫探望杜翰林数次，不肯放参。

可见，动量词“次”在元代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使用频率的提高，而且 num 的取值和 VP 的构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三) 明清时期“次”的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无论状位还是补位,动量词“次”在 num 的取值上仍承袭了元代的特点,其发展主要是 VP 的构成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

(1) 当“num + 次”居状位时,VP 不仅仍可由动宾、状中、动补、兼语、连谓等动词性短语或双音节动词充当,而且有时也可由复句形式充当。例如:

③却说副枢密赵安抚,累次申达文书赴京,奏请索取衣袄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姓王双名文斌。(《水浒传》)

④长老初时不肯,次后三回五次,被红莲用尖尖玉手解了裙裤,一把撮那长老玉茎,在手捻动。(《喻世明言》)

⑤这个淫妇,我几次因他咬群儿,口嘴伤人,也要打他哩(《金瓶梅》)

(2) 当“num + 次”居补位时,VP 不仅仍可为单、双音节动词和动宾短语,而且动宾短语与“num + 次”的组合除采用“V + O + num + 次”的结构形式外,还可采用“V + (O₁) + num + 次 + O₂”这一结构形式。如:

⑥我吃他三次无礼,可千万剿除此人,免为我们行院后患。(《喻世明言》)

⑦此时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了,移床易箬多时矣。(《红楼梦》)

⑧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红楼梦》)

此外,从唐代到宋元,“num + 次”作状语和补语的功能都是前强后弱,力量悬殊,但从明代开始,这种情况已逐渐改变。这种状、补功能的调整,也是这一时期动量词“次”的一个重大变化。下表所列,显示了元末明初的《水浒传》到清代中期的《红楼梦》“num + 次”状、补功能的变化:

项目 作品	“num + 次”作补语	“num + 次”作状语	“次”的其 他用例	总计
	V + num + 次	num + 次 + VP		
《水浒传》	14	44	2	60
《喻世明言》	18	23	12	53
《金瓶梅》	13	6	0	19
《红楼梦》	79	7	9	95

补、状比例: 14:44 = 0.32 (《水浒传》)
 18:23 = 0.78 (《喻世明言》)
 13:6 = 2.17 (《金瓶梅》)
 79:7 = 11.28 (《红楼梦》)

可见,从明代开始,“num + 次”的补位功能已逐渐发展,《金瓶梅》时代已完全盖过状位。到了《红楼梦》时代,补语功能更强,状语功能更弱,这种“一头沉”式的分布状况跟现代汉语的情况相比,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三、小结

通过对动量词“次”历时发展的纵向考察,我们可归纳出以下几点:

(1) “次”的动量词用法乃由上古的“位次”义引申而来。

(2) 动量词“次”对动词的语义选择,最初只限于“天体行进”义动词,但从魏晋南北朝起,很快就开始泛化(即开始跟别的义类的动词相组配)。我们认为,动量词“次”组合上的这一特点,跟其语源上的“位次”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所谓“位次”,不过是古人为观察天体运行而人为地对黄道带所划定的一些区域或界限而已,这些区界都是虚拟的、主观的,因此只要“次”的称量对象突破了“天体行进”这一义类范围,就很容易在组合上发生泛化。

(3) 从动量词“次”的出现频次看,先秦至汉代,尚处于萌芽期,出

现次数很少。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到了宋代，虽然出现频次已有所发展，但还谈不上大规模地使用。“次”的蓬勃发展，是从元代开始的。明清时期跟现代汉语一样，已经成为通用量词了。动量词“次”在宋元前的零星使用以及宋元后的蓬勃发展，是语言系统内动量词兴衰更替和较量竞争的结果。魏晋南北朝的通用动量词是“过”^①，唐五代的通用动量词是“回”和“度”^②。动量词“次”的蓬勃发展，是在跟这些通用动量词较量“得胜”^③后才出现的。

(4) 从“num + 次”的句法功能来看，先秦至明清，主要经历了如下变化：

时代	“num + 次”的句法功能
先秦	补（有些人看成宾语）
魏晋南北朝	补（多）、状（少）
唐五代	状
宋代	状（20例）、补（8例）
元代	状（96例）、补（24例）
明清时期	补例多于状例

可以看出，“num + 次”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补位为主，唐代宋元时期以状位为盛，明清时期又以补位为主。对于“num + 次”句法功能所经历的螺旋式发展，我们可以从语言结构系统内部的发展演变来加以解释：

① 先秦“num + 次”居补位（不管把它看成补语还是宾语）是必然的，因为名词“次”要发展出动量词的用法，首先需要“V + num + 次”这一合适的句法框架来催生和激化。

② “num + 次”在魏晋南北朝的补位用法，可以看作是对先秦补位（或宾位）的延续和承袭。

①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50 页。
 ② 王绍新 《课余丛稿》，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5 页。
 ③ 跟“回”的竞争，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